



資訊戰時代的民主守護： 歐盟對抗假訊息的策略

◎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025年5月7日於臺北舉辦的「2025事實查核論壇」，臺歐之間進行了有關防範虛假訊息與資訊操縱的經驗交流。

「我們必須辨明什麼是有機的公民批評，什麼是外國操作的信任破壞」

歐洲經濟與貿易辦事處（EETO）處長谷力哲（Lutz Güllner）曾經是歐洲對外行動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在防制資訊操縱與干預對策領域的權威



谷力哲（Lutz Güllner）開幕致詞時，呼籲政府與公民社會應攜手合作，建立全社會防線（攝影：蔡東棧）。Photo Credit: <https://tfc-taiwan.org.tw/experts-call-cross-sector-cooperation-social-resilience/>

專家，主導2022年新版《資訊操縱行為準則》（2022 Strengthened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的協商與修訂，¹ 並親自推動其與《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整合，建立「平台透明度報告」、「受害國家通報通道」等制度。這些機制使歐盟成為全球最早對跨國平台資訊風險提出系統性管制的民主陣營之一，也提供其他民主國家借鏡。

歐盟於2016年即成立該團隊，初衷是應對俄羅斯在東歐周邊國家干預資訊環境的作為，但此後任務快速擴張，涵蓋巴爾

幹半島、阿拉伯世界，近年也將印太地區納入其關注範圍。在臺灣與中國資訊戰日益緊張的背景下，谷力哲的駐臺任命更顯得意義深遠。



2025台北事實查核論壇，邀請亞洲和大洋洲查核組織，探討全球局勢變化下的資訊挑戰（攝影：蔡東棧）。Photo Credit: <https://tfc-taiwan.org.tw/experts-call-cross-sector-cooperation-social-resilience/>



資訊操縱： 從傳播誤導到國安威脅

根據EEAS的最新定義，「外國資訊操縱與干預」（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FIMI）需具備以下要素：² 其一，操縱性，包括仿冒媒體、使用假帳號與複製網站的行為；其二，蓄意性，即背後有特定意圖與策略；其三，協調性；其四，對民主、價值與國安構成潛在或實際威脅。

1 該準則於2022年6月16日發布，是對2018年版本的重大修訂，旨在強化對抗線上虛假訊息的措施。新準則納入了44項承諾和127項具體措施，涵蓋以下重點：加強打擊虛假訊息的貨幣化，減少虛假內容的營利機會；提高政治和議題性廣告的透明度，確保公眾能辨識廣告來源和目的；擴大對操縱性行為的涵蓋範圍，包括新興的操縱技術和策略；提供用戶辨識和標註虛假內容的工具，賦予用戶更多主動權；擴大事實查核的覆蓋範圍，涵蓋更多語言和地區。為研究人員提供更多數據存取權限，促進對虛假訊息的研究；建立透明中心和常設工作小組，監督和推動準則的實施與更新。

此準則是歐盟對抗虛假訊息的核心策略之一，並已被納入《數位服務法》（DSA）的共同規範框架中。這代表著，雖然準則本身是自願性質，但其部分內容將透過DSA成為具法律約束力的行為準則。詳見：<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2022-strengthened-code-practice-disinformation>

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information-integrity-and-counterering-foreign-information-manipulation-interference-fimi_en

根據谷力哲的看法，這類活動常來自國家級行為者，如俄羅斯與中國。俄羅斯的操作技術涵蓋官方媒體（如RT、Sputnik）與隱蔽網絡，並與安全情報系統連結密切。³ 相較之下，中國則善於利用假帳號與資訊放大機制，在社群平台建構「共鳴泡泡」。歐盟正努力深化對中國資訊策略的理解與應對。

應對架構：

四大支柱的整體戰略

歐盟的FIMI對策建構於四大支柱之上：

一、情境意識（Situational Awareness）

首要之務在於識別資訊操縱的來源、目標、技術與流程。EUvsDisinfo專案即為實踐此一目標的旗艦計畫，截至2025年初已蒐集超過17,000則案例，並與記者、學者、公民社會合作進行外展教育。⁴

二、韌性（Resilience）

建立社會防禦力是長期應對之關鍵。這包括推動媒體素養、

強化事實查核機制、支持獨立媒體，以及促進民間組織間的橫向合作網絡。

三、監管（Regulation）

歐盟自2022年起強化了平台自律準則（Code of Practice），並於2023年實施《數位服務法》，賦予數位平台更明確的風險評估與處置責任，特別針對「系統性操縱內容」提出風險管控規定。⁵

四、國際工具（International Tools）

資訊戰無疆界，因應亦需跨域。歐盟持續與美國、G7成員、印太夥伴合作，包括共同聲明、制裁工具、外交揭露策略，乃至與科技平台的跨國協議與行為準則，這是一場必須全球共防的戰爭。

³ <https://en.rti.org.tw/news/view/id/2012738>

⁴ <https://euvsdisinfo.eu/>

⁵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臺歐合作： 從價值連結到制度協作

臺灣在數位防禦上的創新實驗，如公民參與式治理、數據透明化平台、查核聯盟等，與歐盟的FIMI戰略相輔相成。

具體合作方面，歐盟與臺灣目前正共同推動「民主防禦力對話平台」，於2025年開始試辦「資訊環境脆弱性聯合評估計畫」，由臺灣國發會、歐盟相關單位及多所大學合作，試圖建立一套跨語言、跨平台的操縱風險早期預警系統。此類合作有助於提升雙方在選舉安全與平台監理上的經驗共享。

結語：臺灣的防線與共識凝聚

谷力哲的經驗與戰略提供三個重要啟示：

一是資訊戰不只是事後澄清，更是事前理解與部署的工程。對外資訊干預若未被即時偵測、公開揭露，將逐步侵蝕社會共識與制度信任。

二是媒體素養必須全民化，且與教育、文化、平台政策整合。從國小課程到

公共媒體應用，應建立「識假辨真」的社會文化。

三是防衛民主需要跨國合作與跨部門整合。數位發展部、NCC、外交部、教育部與民間查核單位應建立「資訊協作機制」，強化公私協作效率。

此資訊戰戰略並非軍事化或工具化的對抗邏輯，而是一種建設性、合作性與透明性的民主戰略，將資訊防衛框架植基於「韌性建構」與「公民賦權」，這是一種民主價值的延伸外交，是歐盟軟實力的具體展現。

臺灣的公民社會正好具備豐富的創新活力，不論是「g0v」（零時政府，由臺灣發起，多中心化的公民科技社群）的開源平台、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跨界協作、或是年輕世代對政治資訊的批判思維能力，皆為歐盟在亞太尋求策略夥伴時的重要關鍵。此次交流，不僅深化了臺歐關係的制度化合作關係，也讓臺灣在資訊戰浪潮中找到一條可靠的路徑——「以價值為盟，以韌性為盾」。





藥物供應與國家安全

從醫療危機看見國安漏洞

◎ 陳淵銓／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助理教授

藥物與糧食、能源一樣，是國家生存運作的基礎物資，若無法穩定供應，將使得醫療系統癱瘓、國民健康崩盤及社會信任瓦解，國家治理能力與穩定性將直接受到威脅。

引言

在全球化與地緣政治動盪交織的現代世界中，「藥物供應」早已不再只是公共

衛生領域的議題，而是攸關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議題。前些時候COVID-19疫情的爆發，已暴露出全球對於特定藥物與醫療物資的高度依賴性與脆弱性。當藥物短缺、物流中斷或原料藥依賴特定國家時，將導致醫療體系運作困難，人民健康受威脅，甚至引發社會動盪與政治危機。國家安全的定義正在擴展，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軍事防衛與國土保安。現今的國家安全概念涵

蓋了生物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與醫療安全，而藥物（藥事法規規定：藥物包含藥品及醫療器材，藥品則包含原料藥及其製劑）供應正是其中最直接影響人民醫療安全及生命健康的關鍵因素。

全球藥物供應鏈現況

1. 跨國製藥與全球分工

現代製藥產業高度依賴全球分工。從原料藥（API,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到最終製劑的生產，往往分散於不同國家。例如，許多原料藥來自中國與印度，而在歐美或東南亞進行製劑與包裝。根據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DA）的統計，約有80%的活性藥物成分來自國外，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為主要供應者。

這樣的分工雖提升了成本效率與產能彈性，卻也增加了地緣風險。一旦某個關鍵節點發生政治、環境或公共衛生危機，就可能中斷整體藥品供應鏈。

2. 供應鏈集中與單一依賴風險

某些藥物或原料藥供應來源極度集中，如一種常見的抗生素原料可能全球僅有數家工廠生產，一旦該地區因為天災、戰爭、疫情或政情不穩而停工，就會造成全球性斷貨，這種「單一來源依賴」使得許多國家對藥物供應的掌控能力大幅降低。

藥物短缺的原因與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22年指出，全球約有三分之一國家曾因藥物供應





不穩而引發群體性健康危機。在美國，超過200種藥品在 2023年曾經歷短缺，包含麻醉劑、抗生素及兒科退燒藥等。

1. 疫情與公共衛生危機

在COVID-19疫情爆發期間，曾對藥品（如疫苗及抗病毒藥物）供應鏈發生顯而易見的衝擊，當時全球多個城市封城、物流停擺、原料短缺與工廠關閉，導致大量藥物供應延遲或中斷，特別是鎮痛藥、抗生素、麻醉劑、疫苗等藥品及口罩，在疫情高峰時期甚至一度出現需要配給或限量供應的情況。

2. 戰爭與地緣衝突

俄烏戰爭與中美緊張局勢，亦對藥物供應造成重大影響。戰爭不僅造成供應中斷，也影響原物料與能源價格，使製藥成本上升，間接推高藥價。

3. 經濟與政策因素

藥品價格受到嚴格控管，尤其是學名

藥（指專利權過期後，其他合格藥廠可用同樣成份與製程生產已核准之藥品）市場競爭激烈，導致利潤低落，許多製藥廠選擇退出低利潤的產品生產線，進一步造成藥品短缺。

4. 自然災害與氣候變遷

颱風、颶風、地震或水災等自然災害可能破壞製藥工廠與供應鏈基礎設施，全球氣候變遷導致氣候異常加劇，亦提升這類風險的發生的頻率與強度。

5. 地緣政治與貿易制裁

中美貿易戰後，美國試圖減少對中國的原料藥依賴，而中國則開始限制某些高科技原料藥出口，雙方貿易戰延伸至藥物供應領域。2022年俄烏戰爭造成歐洲醫療氣體供應短缺，間接影響藥品保存與運送。

6. 成本與市場壓力

藥物販售低價競爭讓製藥業者傾向削

減多元供應來源，轉向單一廉價來源，進一步壓縮藥價彈性空間。

藥物供應中斷

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1. 醫療系統承載危機

藥品短缺將直接影響醫療服務品質與效率，如止痛、鎮靜、麻醉劑一旦短缺，開刀房無麻醉劑無法進行手術，急診室缺乏止痛藥、重症加護病房缺乏鎮靜劑將危及患者生命，也使醫療人員承受極大壓力。

2. 社會穩定受威脅

若慢性病患者（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等三高病人）因藥品中斷產生健康惡化，將加劇醫療資源爭奪，甚至引發政治抗爭、群體性不滿及社會動盪。此外，黑市藥品橫行亦成潛在風險。

3. 國際依賴導致戰略脆弱

若某國家高度依賴敵對或不穩定國家供應藥物，可能成為被經濟制裁或供應勒索的對象。例如：中美若進一步衝突，中國可能限制原料藥出口，美國藥品生產將陷入困境；2021年伊朗因美國制裁導致癌症藥物進口困難，人民發動數次抗議。

4. 戰略脅迫風險提升

若某國家能操控關鍵藥品的出口（如抗生素或疫苗原料），即間接擁有對他國的戰略威攝力。

各國因應策略與案例分析

1. 美國：強化本土生產與戰略儲備

美國政府已於2020年開始推動「藥品供應鏈強化法案」，資助美國企業建立本地原料藥生產基地，並鼓勵原料藥回流美國生產。美國國防生產法亦被用來要求企業優先供應戰略藥品，並建立戰略儲備系統。



藥物供應是攸關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之一。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com



2. 歐盟：推動「健康聯盟」與集中採購

歐盟成立「歐洲健康應變局（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Authority, HERA）」以應對健康危機，協調成員國集中採購藥品與疫苗，確保資源分配公平與穩定，並鼓勵藥廠分散供應地點、加強區域合作儲備藥物。

3. 中國：扶持本土製藥產業與掌握上游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原料藥生產國之一，積極發展學名藥與生物製劑產業，並進行原料藥產業整合，促進原料藥廠上下游整合，設立原料藥產業園區，強化國內市場控制能力與出口籌碼。此外，近年亦強調「藥物自主可控」，減少對外依賴。

臺灣的挑戰與機會

1. 高度依賴進口的現況

臺灣雖有一定製藥能力，但高達80%以上的原料藥仰賴進口，尤其是來自中國與印度，部分藥品更仰賴單一供應商，風險相當集中。

2. 地緣政治風險加劇

臺灣處於東亞區域緊張熱點，一旦發生武裝衝突或經濟封鎖，將可能陷入嚴重藥物短缺，再加上島國特性，物流依賴海空運輸，更需建立應變體系。此外，臺灣約80%原料藥仰賴進口，其中超過50%來自中國。一旦臺海緊張升級，恐難以獲得即時供應。





3. 強化本地產業的契機

政府近年推動「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希望發展高端製藥與生技產業。若能同步強化專利藥、學名藥、原料藥及生物製劑的自主生產與儲備策略，將有助提升整體韌性。

我國應有的作為

1. 建立戰略藥品清單與儲備制度

應明確界定哪些藥品屬「戰略藥品」，如抗生素、麻醉劑、疫苗及慢性病藥等，並設立合理儲備量，確保緊急時刻不會中斷供應。此外，應比照糧食戰備制度，規範藥物最低存量採用「滾動式儲備」制度以避免過期或浪費。

2. 投資本土原料藥與製藥產業

政府提供補貼與稅務優惠，鼓勵製藥業在臺灣生產關鍵原料藥與製劑，並降低對特定國家的依賴。

3. 整合資訊平台與供應預警機制

建立全國性數位化藥品供應資訊平

台，整合醫療院所、藥局、製藥業者的即時庫存產量與需求數據，搭配人工智慧AI預測模型，提前預警可能短缺藥物的品項。

4. 制定《藥品供應安全法》

將藥物供應鏈的安全管理法制化，授權衛福部緊急徵用、生產與調配藥物的權力。

5. 國際合作與藥物供應來源多元化

與友好國家簽署醫療物資互助協定或達成相關協議，建立藥物替代供應來源，並推動區域內合作與互相支援。

結語

藥物供應不僅關係民眾健康，更攸關國家整體運作與社會穩定。從疫情到戰爭，從貿易衝突到自然災害，均可對藥物供應造成嚴重衝擊。在全球政經風險不斷升高的情況下，國家若能提前佈局，提升藥物供應鏈的韌性與自主能力，不僅能保障人民健康，亦能在危機中展現國家治理與戰略應變的能力，而藥物供應鏈的穩定性正是衡量一個國家危機處理的關鍵指標。當未來面對更嚴峻的疫情、地緣戰爭或氣候災害時，只有具備完整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的國家，才能真正做到「保民生、穩政局、護國安」。藥物穩定供應即確保國家安全，唯有看清這一點，並採取具體行動，方能在未來的風險浪潮中穩步前進。●



中共補給艦艇 以日月潭命名之統戰意圖

◎ 楊宗新／法務部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

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積極發展海軍，近年艦艇數量已超越美國。共軍在2024年僅4艘艦艇服役，創下近年新低，2025年則預期至少12艘艦艇服役，總噸位可能達20到25萬噸間，創下近年新高。這些艦艇中最受關注的，莫過於航空母艦

「福建號」；讓人訝異的是，福建號編隊之補給艦名稱竟是「日月潭號」，此命名方式打破大陸海軍多項慣例，疑隱含強烈統戰意圖。

共軍首艘自製航母－福建號

共軍首艘航母「遼寧號」，原是蘇聯建造中的「庫茲涅佐夫元帥級」二號艦「瓦良格號」，因蘇聯解體，工程被迫中止而將艦體歸屬烏克蘭。烏克蘭礙於經濟無意續建，遂拆除艦上機器設備後，以廢鐵名義賣給大陸民間企業，後輾轉被共軍收購改裝，2012年正式「入列」（因其曾是蘇聯艦艇，共軍刻意不用「服役」）。



福建號航母模型。Photo Credit: 由 EditQ - 自己的作品, CC BY-SA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47598418>

「遼寧號」畢竟艦體已是既有，且結構已然成形，至多算是半自製航母，甚至還有說法認為烏克蘭曾私下將航母設計圖提供共軍，大幅降低工業設計上的複雜性；至於2017年服役的「山東號」航母，儘管號稱共軍首艘自製航母，但無論從艦體外觀、飛行甲板、艦島、武器系統等各層面，都看得出係以「遼寧號」為樣板進行移植優化，欠缺足夠原創性。

即將於今年服役的「福建號」，則已完全跳脫蘇聯航母的既有框架，包括完全平整的飛行甲板、艦島體積縮小以釋放更多甲板飛行空間，以及排水量多了2萬噸等，不僅能搭載更多艦載機，還裝備讓戰鬥能力升級的彈射系統，完全打破過往設計窠臼，稱得上共軍首艘真正意義上的自製航母，自去年5月首度海試以來，其動態屢成國際媒體關注焦點。

福建號的「大奶媽」—— 「日月潭號」補給艦

「改革開放」以前，大陸的海軍活動多在近海，甚少走出遠洋，船艦只要靠港即可補給，對補給艦並不重要，直到被譽為「中共海軍之父」的劉華清於1982年出任海軍司令員後，提出建立「藍水海軍」（即遠洋海軍）倡議，才開始注重補給艦發展。



中共航空母艦遼寧號。Photo Credit: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E%BD%E5%AE%81%E5%8F%B7%E8%88%AA%E7%A9%BA%E6%AF%8D%E8%88%B0#/media/File:PLANS_Liaoning_\(CV-16\)_20200428.jpg](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E%BD%E5%AE%81%E5%8F%B7%E8%88%AA%E7%A9%BA%E6%AF%8D%E8%88%B0#/media/File:PLANS_Liaoning_(CV-16)_20200428.jpg)

共軍的補給艦主要有兩種級別：專供南海補給的「904型」，適應南海特有的多淺灘、暗礁地形，排水量僅有1.5萬噸；及用於其他海域（主要是東海和黃海）補給的「903型」（初代排水量2萬噸，之後提升至2.3萬噸，改稱「903A型」）。2012年「遼寧號」編隊成軍後，共軍以「903A型」之「高郵湖號」為其補給艦，然而無論「903型」或「903A型」，設計目的都不是專為航母所用，補給量、航速都跟不上航母需求，以致「遼寧號」歷次出航，只能沿東南沿海航行，天數也相當受限。

為此，共軍積極研發符合航母需求的4.8萬噸級「901型」大型補給艦。2017年首款該型補給艦「呼倫湖號」服役後，旋即成為「遼寧號」專屬補給艦，大陸媒體以「大奶媽」稱之；2019年，第二艘該型補給艦「查干湖號」服役，也馬上成為於同年成軍的「山東號」航母專屬補給艦。在這種「一艘航母搭配一艘大型補給艦」的編隊方式下，即將於今年服役的「福建



正在穿越宮古海峽的呼倫湖艦。Photo Credit: 由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 - https://www.mod.go.jp/js/Press/press2019/press_pdf/p20190801_02.pdf, CC BY 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80965877>

號」，勢必也會配備一艘專屬的大型補給艦，也就是刻正建造中的第三艘「901型」，但卻據傳該補給艦將被命名為「日月潭號」。

有意「吃臺灣豆腐」的命名方式

根據共軍《海軍艦艇命名條例》，「巡洋艦和兩棲攻擊艦以上級別艦艇以行政省和直轄市名命名」，惟巡洋艦已是歷史產物，共軍自1960年將從國軍處奪得的「重慶號」退役後，即不再購建巡洋艦，因此實際上會以行政省和直轄市命名的，只有兩棲攻擊艦與航母。

「遼寧號」的命名，係因該艦自烏克蘭被拖運至大陸後，即停泊於位於遼寧省的大連港，並在大連造船廠被改建完成；「山東號」的命名，係因清末北洋海軍基地設於山東威海，並於甲午戰爭時在劉公島外海全軍覆沒，為紀念先烈，故以之為名；「福建號」的命名，則因清末曾在福



組裝中的中國航空母艦。
photo Credit: Tyg728, CC BY SA4.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79793864>

建設立福州船政學堂、馬尾造船廠，在中國海軍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依前述條例，補給艦應以湖泊命名，故將最新款的「901型」命名為「日月潭號」，看似合乎規範，卻存有幾項爭議。首先，共軍現有17艘補給艦，每艘都以「湖」為名，日月潭就地理概念雖也是湖，但名稱上畢竟是「潭」；其次，「901型」為共軍目前最大噸位的補給艦，先前都盡可能以超大型湖泊為名，如呼倫湖面積2,339平方公里、查干湖面積480平方公里，但日月潭僅7.9平方公里，以之為同型號補給艦命名，顯得格格不



千島湖號903型綜合補給艦。Photo Credit: 由 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1st Class Shannon Renfroe – <http://www.dvidshub.net/image/1471720/rimpac-2014-photoex#.U-jReKNQmfg>, 公有領域,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4669786>



入；最後，中共雖主張臺灣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從未有過以臺灣地名為名的先例。

過去唯一被質疑過的，是「八仙山號」兩棲登陸艦。共軍對於兩棲登陸艦，要求以山為名，臺灣雖於臺中、嘉義各有一座八仙山，但大陸在不同省分，也至少有六座八仙山，共軍也未解釋究竟取名自哪一座八仙山；日月潭則不同，不僅在兩岸三地僅此一處，大陸國小教科書中更有一課逕以「日月潭」為課文名稱，使得日月潭成為陸客來臺必訪景點。共軍擬將最新的補給艦命名為「日月潭號」，並極有可能將其指派為「福建號」航母的專屬補給艦，「吃臺灣豆腐」的統戰意圖相當明顯。

「施琅號」的前例值得借鑑

海軍船艦命名除須符合相關法律規範外，也常反應國家當前的戰略目標，如英國的「伊莉莎白女王級」航母，便是以帶領英國邁向海上霸權的伊莉莎白一世為名，隱含英國可望重返昔日榮耀的企圖。相關單位命名時固然不可不慎，其他國家也可藉由觀察他國命名方式，調整自身的戰略部署。



在大陸，通常會在海試前後完成艦艇命名，但也有許多是在正式服役後才公布。2012年「遼寧號」成軍前，網路盛傳大陸可能命名為「施琅號」，施琅係清康熙年間攻打臺灣的功臣，其攻臺方略至今仍被共軍奉為範本。惟因共軍《海軍艦艇命名條例》，只規範「巡洋艦和兩棲攻擊艦」，並無明文提及航母（或許立法時未曾料想日後會擁有航母），「以上級別」

之概念也並非死規定，因此以「施琅號」為名的說法確有其可能；再說，「遼寧號」的初始定位原是訓練艦，共軍早有以歷史人物為訓練艦命名的前例，如「鄭和號」、「世昌號」（鄧世昌，北洋海軍「致遠號」管帶）均屬之。

然從2012年的美「中」臺三角關係，即可研判「施琅號」就算曾被提案，也難以通過。當時中共領導人為常提「和平發展」、「和諧世界」口號的胡錦濤，並與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共同建立了雙邊元首定期商談國際局勢的「G-2」平臺，對臺亦開放兩岸三通，若真將首艘航母命名「施琅號」，將與其所訴求的和平形象背道而馳。

不排除藉由釋放消息 「測水溫」的可能性

共軍艦艇命名需經中共中央軍委會批准，其主席又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任，換言之，最後如何命名，仍須視最高領導人的態度。以大陸網路管理的嚴格程度，若非中央有意放任，否則應難密集出現如此多第三艘「901型」補給艦將以「日月潭號」命名的訊息，其目的應是在測水溫，以觀察境內與國際社會輿論，吾人可藉此確認中共統戰作為是否有與其軍事串連，並據以研判是否有進一步升高兩岸風險之虞。●